

卷八十四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也。當此落第之時，一、生、影、子、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

也。當此落第之時，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破一時事之。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卷八十四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悼紅軒原本



武文寶玉

武文寶玉
提親





探
驚風
賈環
重結怨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八十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卻說薛姨媽一時因被金桂這場氣。嘔得肝氣上逆。左脇作痛。寶釵明知是這個原故。也等不及醫生來看。先叫人去買了幾錢鈎藤來。濃濃的煎了一碗。給他母親吃了。又和秋菱給薛姨媽捶腿揉胸。停了一會兒。略略安頓。這薛姨媽只是又悲又氣。氣的是金桂撒潑。悲的是寶釵有涵養。倒覺可憐。寶釵又勸了一回。不知不覺的睡了一覺。肝氣也漸漸平復了。寶釵便說道。媽媽。你這種閒氣。不要放在心纔好。過幾天走得動了。樂得往那邊老太太姨媽處。去說說話兒。散散悶也好。家裏橫豎有我和秋菱照看著。諒他不敢怎麼樣。薛姨媽點點頭兒。過兩日看罷了。且說元妃疾愈之後。家中俱各喜歡。過了幾日。有幾個老公走來。帶著東西銀兩。宣貴妃娘娘之命。因家中省問勤勞。俱有賞賜。把物件銀兩。一一交代清楚。賈赦賈政等稟明了賈母。一齊謝恩畢。太監吃了茶去了。大家回到賈母房中。說笑了一回。外面老婆子傳進來說。小廝們來回道。那邊有人請大老爺說要緊的話。

以上結薛家噪鬧事
以下寫寶玉試文字
提親一節

論脾氣性情此勝於
彼論機則彼勝於
此何去何從必有取
其要而去其次者而
彼乃死矣

覆染生姿不過使文
字有波瀾耳若平直
敘去便覺無味

呢。賈母便向賈赦道。你去罷。賈赦答應著。退出來。自去了。這裏賈母忽然想起。合
賈政笑道。娘娘心裏卻著寔掛記著寶玉。前兒還特特的問他來著呢。賈政陪笑
道。這是寶玉不大肯念書。孤負了娘娘的美意。賈母道。我倒給他上了個好兒。說
他近日文章都做上來了。賈政笑道。那裏能像老太太的話呢。賈母道。你們時常
叫他出去作詩作文。難道他都没作上來麼。小孩子家。漫漫的教導他。可是人家
說的。胖子不是一口兒吃的。賈政聽了這話。忙陪笑道。老太太說的是。賈母又
道。提起寶玉。我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你們也該留神。看一個好
女子給他定下。這也是他終身的大事。也別論遠近親切。什麼窮啊富的。只要深
知那姑娘的脾性兒好。模樣兒周正的。就好。賈政道。老太太分付的。很是。但只一
件。姑娘也要好。第一要他自己學好。才好。不然。不根不莠的。反倒耽誤了人家的
女孩兒。豈不可惜。賈母聽了這話。心裏卻有些不喜歡。便說道。論起來。現放著你
們作父母的。那裏用我去操心。但只我想寶玉這孩子。從小兒跟著我。未免多疼
他一點兒。耽誤了他成人的正事。也是有的。只是我看他那生來的模樣兒。也還
齊整。心性兒也還寔在。未必一定是那裏沒出息的。必致遭踢了人家的女孩兒。

也不知是我偏心。我看著橫豎比環兒略好些。不知你們看著怎麼樣。幾句話說
得賈政心中甚寔不安。連忙陪笑道。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既說他好。有造化的。
想來是不錯的。只是兒子望他成人。性兒太急了一點。或者竟合古人的話相反。
倒是莫知其子之美。了一句話。把賈母也嘔笑了。眾人都陪著笑了。賈母因說
道。你這會子也有了幾歲年紀。又居著官。自然越歷練。越老成。說到這裏。回頭瞧
著那夫人。合王夫人。笑道。想他那年輕的時候。那一種古怪脾氣。比寶玉還加一
倍呢。直等娶了媳婦。才略略的懂了些人事兒。如今只抱怨寶玉。這會子我看寶
玉比他還略體些人情兒呢。說的邢夫人王夫人都笑了。因說道。老太太又說起
逗笑兒的話兒來了。說著。小了頭兒們進來。告訴鴛鴦。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
了。賈母便問。你們又咕咕唧唧的說什麼。鴛鴦笑著回明了。賈母道。那麼著。你們
也都吃飯去罷。單留鳳姐兒和珍哥媳婦。跟著我吃罷。賈政及邢王二夫人都答
應著。伺候擺上飯來。賈母又催了一遍。才都退出。各散。卻說邢夫人自去了。賈政
同王夫人進入房中。賈政因提起賈母方才的話來。說道。老太太這樣疼寶玉。畢
竟要他有些寔學。日後可以混得功名才好。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也不至遭踢

卻不是偏心

賈哥一生只就怕一個老子如再不怕賈玉無救矣

初作破承原便題著窗課二字寶玉亦未免從俗

涉及時藝流俗所尚不得不備一格爰作破承聊以塞責

切中情弊之言

上文先看原本此處免看改本文法不同

了人家的女兒。王夫人道：老爺這話自然是該當的。賈政因著個屋裏的了頭傳出去，告訴李貴。寶玉放學回來，索性吃飯後再叫他過來，說我還要問他話呢。李貴答應了。是至寶玉放了學，剛要過來請安，只見李貴道：二爺先不用過去。老爺分付了，今日叫二爺吃了飯再過去罷。聽見還有話問二爺呢。寶玉聽了這話，又是一個悶雷，只得見過賈母，便回園吃飯。三口兩口吃完，忙漱了口，便往賈政這邊來。賈政此時在內書房坐著，寶玉進來請了安，一傍侍立。賈政問道：這幾日我心上有事，也忘了問你。那一日你說你師父叫你講一個月的書，就要給你開筆。如今算來將兩個月了，你到底開了筆了沒有？寶玉道：纔做過三次。師父說且不必回老爺知道，等好些再回老爺知道罷。因此這兩天總沒敢回。賈政道：是什麼題目？寶玉道：一個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個是人不知而不愠，一個是則歸墨三字。賈政道：都有稿兒麼？寶玉道：都是作了抄出來。師父又改的。賈政道：你帶了家來麼？還是在學房裏呢？寶玉道：在學房裏。賈政道：叫人取了來我瞧瞧。寶玉連忙叫人傳話與焙茗，叫他往學房中去找書桌子抽屜裏，有一本薄薄兒竹紙本子，上面寫著窗課兩字的就是。快拿來。一會兒焙茗拿了來，遞給寶玉。寶玉呈與賈

政。賈政翻開看時，見頭一篇寫著題目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他原本破的是聖人，有志於學，幼而已然矣。代儒卻將幼字抹去，明用十五。賈政道：你原本幼字便扣不清題目了。幼字是從小起至十六已前都是幼。這章書是聖人自言學問工夫，與年俱進的話。所以十五三十四五十六七十俱要明點出來。纔見得到了幾時，有這麼個光景。到了幾時，又有那麼個光景。師父把你幼字改了十五，便明白了好些。看到承題，那抹去的原本云：夫不志於學，人之常也。賈政搖頭道：不但是孩子氣，可見你本性不是個學者的志氣。又看後句：聖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難乎？說道：這更不成話了。然後看代儒的改本云：夫人孰不學，而志於學者，卒鮮此。聖人所為，自信于十五時歟。便問改的懂得麼？寶玉答應道：懂得。又看第二篇題目：是人不知而不愠。便先看代儒的改本云：不以不知而愠者，終無改其悅樂矣。方覷著眼看那抹去底本的說道：你是什麼能無愠人之心，純乎學者也。上一句似單做了，而不愠三個字的題目。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必如改筆才合題位呢。且下句找清上文，方是書理。須要細心領略。寶玉答應著。賈政又往下看。夫不知未有不愠者也。而竟不然，是非由悅而樂者。曷克臻此。原本末句非

又是一種寫法總不肯重複一筆

此時寶釵之心已外

聽政老一番議論的
是制藝中老手可
不負學政一使矣

純學者乎。賈政道。這也與破題同病的。這改的也罷了。不過清楚。還說得去。第三篇是則歸墨。賈政看了題目。自己揚著頭。想了一想。因問寶玉道。你的書講到這裏了麼。寶玉道。師父說。孟子好懂些。所以倒先講孟子。前幾日已講完了。如今纔講論語呢。賈政因看這個破承題。倒沒改。破題云。言於舍楊之外。若別無所歸者焉。賈政道。第二句倒難為你。夫墨非欲歸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則舍楊之外。欲不歸於墨得乎。賈政道。這是你做的麼。寶玉答應道。是賈政點點頭兒。因說道。這也並沒有什麼出色之處。但初試筆者能如此。還算不離。前年我在任上時。還出個惟士為能。這個題目。那些童生都讀過。前人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襲。你念過沒有。寶玉道。念過。賈政道。我要你另換個主意。不許雷同了。前人只做到破題也。使得寶玉只得答應著。低了頭。搜索枯腸。賈政背著手。也在門口站著。作想。只見一個小小廝往外飛走。看見賈政。連忙垂手站住。賈政側身便問道。作什麼。小廝回道。老太太那邊姨太太來了。二奶奶傳出話來。叫預備飯呢。賈政聽了。也沒有說。那小廝自去了。誰知寶玉自從寶釵搬回家去。十分想念。聽見薛姨媽來了。只當寶釵同來。心中早已忙了。便乍著膽子。回道。破題倒作了一個。但不

知是不是。賈政道。你念來我聽。寶玉念道。天下不皆士也。能無產者亦僅矣。賈政聽了。點著頭道。也還使得。已後作文。總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動筆。你來的時候。老太太知道不知道。寶玉道。知道的。賈政道。既如此。你還到老太太處去罷。寶玉答應了。個是只得拏著。漫漫的退出。剛過穿廊月洞門的影屏。便一溜烟跑到老太太院門口。急得焙茗在後頭趕著。叫看跌倒了老爺來了。寶玉那裏聽得見。剛進得門來。便聽見王夫人鳳姐探春等笑語之聲。了頭們見寶玉來了。連忙打起簾子。悄悄告訴道。姨太太在這裏呢。寶玉趕忙進來。給薛姨媽請安。過來才給賈母請了。晚安。賈母便問。你今兒怎麼這早晚才散學。寶玉悉把賈政看文章。並命作破題話。述了一遍。賈母笑容滿面。寶玉因問眾人道。寶姐姐在那裏坐著呢。薛姨媽笑道。你寶姐姐沒過來。家裏和香菱作活呢。寶玉聽了。心中索然。又不好就走。只見說著話兒。已擺上飯來了。自然是薛姨媽賈母上坐。探春等陪坐。薛姨媽道。寶哥兒呢。賈母忙笑道。說寶玉跟著我這邊坐罷。寶玉連忙回道。頭裏散學時。李貴傳老爺的話。叫吃了飯過去。我趕著要了一碟菜。泡茶吃了。一碗飯。就過去了。老太太和姨媽姐姐們用罷。賈母道。既這麼著。鳳了頭就過

稅頭一瓢冷水

來太們吃齋想此風
已矣不知是吃三
官齋還是吃觀音齋

卻能道出心病來

與王夫人向寶玉說
迎春一懷話頭而誰
知皆有不然者

我病着燈
若上太婆亦必痛
此孫媳婦也
因上文寶玉提親即
火寫寶釵已伏後文
之寶釵寶釵時寶玉
默默的聽魂已憐愧
而無備

亦知人以類聚乎
賈寶釵人決無如此
體面或較勝者差
人說矮話之意

以上結寶玉提親一
事為過脈作一段一
以下接寫巧姐有病
假兒鬧藥仍夾寶釵
生說說事

來跟著我。你太太才說他今兒吃齋。叫他們自己吃去罷。王夫人也道：「你跟著老太太姨太太吃罷。不用等我。我吃齋呢。」於是鳳姐告了坐。了頭安了杯箸。鳳姐執壺斟了一巡。才歸坐。大家吃著酒。賈母便問道：「可是纔姨太太提香菱。我聽見前兒了頭們說秋菱。不知是誰問起來。纔知道是他。怎麼那孩子好好的。又改了名字呢？」薛姨媽滿臉飛紅。歎了口氣道：「老太太再別提起。自從蟠兒娶了這個不知好歹的媳婦。成日家的要淘氣。如今鬧的也不成個人家了。我也說過他幾次。他牛心不聽說。我也沒那麼大精神。和他們儘著噪去。只好由他們去。可不是他嫌這了頭的名兒不好改的。賈母道：「名兒什麼要緊的事呢？」薛姨媽道：「說起來。我也怪臊的。其寔老太太這邊有什麼不知道的。他那裏是為這名兒不好聽。見說他。因為是寶了頭起的。他才有心要改。賈母道：「這是什麼原故呢？」薛姨媽把手絹子不住的擦眼淚。未曾說。又歎了一口氣道：「老太太還不知道呢。這如今媳婦兒專和寶了頭嘔氣。前日老太太打發人看我去。我們家裏正鬧呢。賈母連忙接著問道：「可是前兒聽見姨太太肝氣疼。要打發人看去。後來聽見說好了。所以沒著人去。依我勸姨太太。竟把他們別放在心上。再者他們也是新過門的小夫妻。過些時自然就好了。我看寶了頭性格兒溫厚和平。雖然年輕。比大人還強幾倍呢。前日那小了頭兒回來。說我們這邊還都讚嘆了他一會子。都像寶了頭那樣心胸兒脾氣。兒真是百裏挑一的。不是我說句冒失話。若給人家作了媳婦兒。怎麼叫公婆不疼。家裏上上下下的不賓服呢。寶玉頭裏已經聽煩了。推故要走。及聽見這話。又坐了歎歎的。往下聽薛姨媽道：「不中用。他雖好。到底是女孩兒家。養了蟠兒。這個糊塗孩子。真真叫我不放心。只怕在外頭吃點子酒。鬧出事來。幸虧老太太這裏的大爺二爺常和他在一塊兒。我還放點兒心。寶玉聽到這裏。便接口道：「姨媽更不用懸心。薛大哥相好的。都是些正經買賣大客人。都是有體面的。那裏就鬧出事來。薛姨媽笑道：「依你這樣說。我敢只不用操心了。說話閒。飯已吃完。寶玉先告辭了。晚閒還要看書。便各自去了。這裏了頭們剛捧上茶來。只見琥珀走過來。向賈母耳朵旁邊說了幾句。賈母便向鳳姐兒道：「你快去罷。瞧瞧巧姐兒去罷。鳳姐聽了。還不知何故。大家也怔了。琥珀遂過來。向鳳姐道：「剛才平兒打發小了頭兒來。回二奶奶說巧姐兒身上不大好。請二奶奶忙著些過來才好呢。賈母因說道：「你快去罷。姨太太也不是外人。鳳姐連忙答應。在薛姨媽跟前告了辭。又

因上文寶玉提親即
火寫寶釵已伏後文
之寶釵寶釵時寶玉
默默的聽魂已憐愧
而無備

探親家太太不知那
一門親戚想是孫紹
祖之母迎春之婆

只怕又是一個夏金
桂影子

這卻就難

的是小兒搗風罷

信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麼樣的。倒是前日孫親家太太打發老婆子來問安。卻說起張家的事。說他家有個姑娘。託孫親家那邊有對勁的。提一提聽見說。只這一個女孩兒。十分嬌養也識得幾個字兒。見不得大陣兒。常在房中不出來的。張大老爺又說。只有這一個女孩兒。不肯嫁出去。怕人家公婆嚴。姑娘受不得委曲。必要女婿過門。贅在他家。給他料理些家事。賈母聽到這裏。不等說完。便道。這斷使不得。我們寶玉別人服侍。他還不彀呢。倒給人家當家去。邢夫人道。正是老太太。這話。賈母因向王夫人道。你回來告訴你老爺。就說我的話。這張家的親事。是做不得的。王夫人答應了。賈母便問。你們昨日看看姐兒怎麼樣。頭裏平兒來回我。說很不大好。我也要過去看看呢。邢王二夫人道。老太太雖疼他。他那裏擔得住。賈母道。卻也不止爲他。我也要走動走動。活活筋骨兒。說著便分付你們吃飯去罷。回來同我過去。邢王二夫人答應著出來。各自去了一時。吃了飯。都來陪賈母。到鳳姐房中。鳳姐連忙出來。接了進去。賈母便問巧姐兒。到底怎麼樣。鳳姐兒道。只怕是搗風的來頭。賈母道。這麼著。還不請人趕著瞧。鳳姐道。已經請去了。賈母因同邢王二夫人進房來看。只見奶子抱著用桃紅綾子小棉被兒裹著。臉

嗚呼鳳姐之說行而
林姑孀死矣

此時賈母已將外孫
女兒丟在腦後可不
是背晦麼

皮發青。眉梢鼻翅微有動意。賈母同邢王二夫人看了。看便出外間坐下。正說閒話。只見一個小了頭。回鳳姐道。老爺打發人問姐兒怎麼樣。鳳姐道。替我回老爺。就說請大夫去了一會兒。開了方子。就過去回老爺。賈母忽然想起張家的事來。向王夫人道。你該就去告訴你老爺。省得人家去說了。回來又駁回。又問邢夫人道。你們和張家如今爲什麼不走動了。邢夫人因又說。論起那張家的行事。也難合。略們作親。太齷齪沒的玷辱了寶玉。鳳姐聽了這話。已知八九。便問道。太太不是說寶兄弟的親事。邢夫人道。可不是麼。賈母接著。因把剛纔的話。告訴鳳姐。鳳姐笑道。不是我當著老祖宗。太太們跟前說句大膽的話。現放著天配的姻緣。何用別處去找。賈母笑問道。在那裏。鳳姐道。一個寶玉。一個金鎖。老太太怎麼忘了。賈母笑了一笑。因說。昨日你姑娘在這裏。你怎麼倒不提。鳳姐道。老祖宗和太太們在前頭。那裏有我們小孩子家說話的地方兒。況且姨媽過來。瞧老祖宗。怎麼提這些個。這也得太太們過去。求親纔得。賈母笑了。邢王二夫人都也笑了。賈母因道。可是我背晦了。說著人回大夫來了。賈母便坐在外間。邢王二夫人略避。那大夫同賈璉進來。給賈母請了安。方進房中。看了出來。站在地下。躬身回賈母道。姐

可見真牛黃之難得

都是貴重藥味又是親手檢點寫得慎重之至

牛黃自在你的肚中

作者真能想入非非

兒一半是內熱。一半是驚風。須先用一劑發散風痰藥。還要用四神散。纔好。因病勢來得不輕。如今的牛黃都是假的。要找真牛黃。方用得。賈母道了。乏。那大夫同賈璉出去。開了方子。去了。鳳姐道。人參家裏常有。這牛黃倒怕未必有。外頭買去。只是要真的才好。王夫人道。等我打發人到姨太太那邊去找。他家蟠兒是向與那些西客們做買賣。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我叫人去問問。正說話閒。眾姊妹都來瞧了。坐了一回。也都跟著賈母等去了。這裏煎了藥。給巧姐兒灌了下去。只見喀的一聲。連藥帶痰。都吐出來。鳳姐纔略放了一點兒心。只見王夫人那邊的小了頭。拏著一點兒的小紅紙包兒。說道。二奶奶牛黃有了。太太說了。叫二奶奶親自把分兩對準了呢。鳳姐答應著。接過來。便叫平兒配齊了真珠冰片。硃砂。快熬起來。自己用戩子按方秤了。攪在裏面。等巧姐兒醒了。好給他吃。只見賈環掀突。如其來簾進來。說。二姐姐你們巧姐兒怎麼了。媽叫我來瞧瞧。他鳳姐見了他母子。便嫌說好些了。你回去說。叫你們姨媽想。著那賈環口裏答應。只管各處瞧。看了一回。便問鳳姐兒道。你這裏聽得說有牛黃。不知牛黃是怎麼個樣兒。給我瞧瞧呢。鳳姐道。你別在這裏鬧了。姐兒才好些。那牛黃都煎上了。賈環聽了。便去伸手拏

那罐子。瞧時。豈知措手不及。沸的一聲。罐子倒了。火已潑滅了。一半賈環見不是事。自覺沒趣。連忙跑了。鳳姐氣的火星直爆。罵道。真真那一世的對頭冤家。你何苦來。還來使促狹。從前你媽要想害我。如今又來害姐兒。我和你幾輩子的仇呢。一面罵平兒不照應。正罵著。只見了頭來。找賈環。鳳姐道。你去告訴趙姨媽。說他操心也太苦了。巧姐兒死定了。不用他想。著了。平兒急忙在那裏配藥。再熬。那了頭摸不著頭腦。便悄悄問平兒道。二奶奶爲什麼生氣。平兒將環哥弄倒藥罐子說了一遍。了頭道。怪不得他不敢回來。躲了別處去了。這環哥兒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姐姐。我替你收拾罷。平兒說。這倒不消。幸虧牛黃還有一點。如今配好了。你去罷。了頭道。我一準回去告訴趙姨媽。奶奶也省得人天天說嘴。了頭回去。果然告訴了趙姨媽。趙姨媽氣的叫快找環兒。賈環在外閒屋子裏躲著。被了頭找了來。趙姨媽便罵道。你這個下作種子。你爲什麼弄潑了人家的藥。招的人家呢。罵我原叫你去問一聲。不用進去。你偏進去。又不就走。還要虎頭上捉蝨子。你看我回了老爺打你。不打這裏。趙姨媽正說著。只聽賈環在外閒屋子裏。更說出些驚心動魄的話來。未知何言。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詩詞聯對燈謎。俱已做過。惟八股未曾講究。若不一試。將來中舉便無根腳。故于再入家塾後。專寫制藝一層。

試過文藝後。即接寫說親一事。引起寶釵金鎖。賈母求親。是寶玉釵黛三人結果之因。

以張家親事。襯出寶釵。文情曲折舒徐。

寶釵親事。於巧姐病中說起。是以成親。亦在寶玉病中。作者暗以伏筆作識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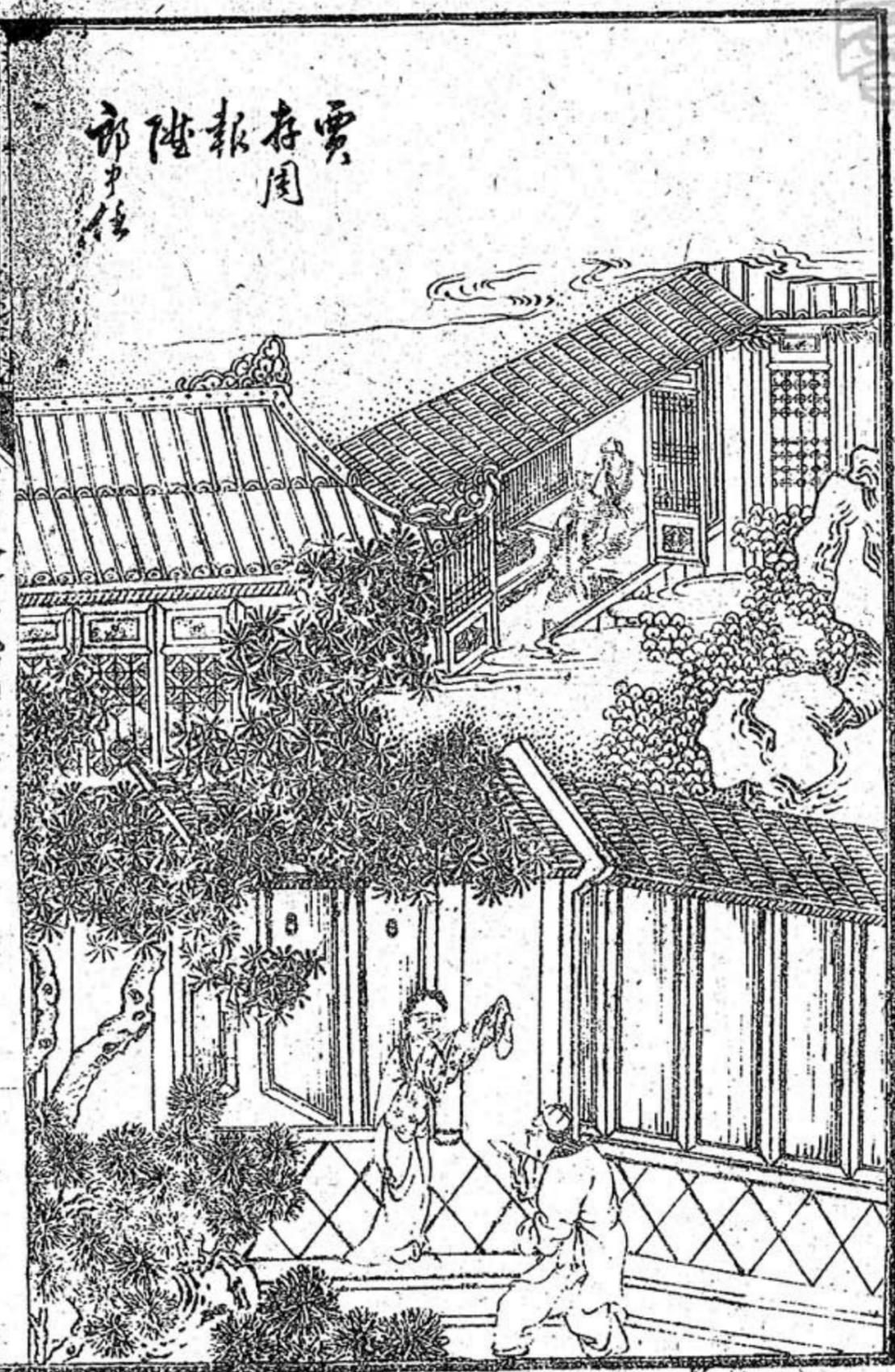
賈環因巧姐而結怨。為將來串賣之根由。

大某山民評曰

金石姻緣。此回作合。是一書之大結。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閒事。

增評補圖大觀園卷八十四終



寶釵存報
周
部中